

纪念

忆谦和细致的杨绛先生

□吴泰昌

愉悦。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钱先生那里约到过多少大作,但是他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钱先生和杨先生多次谈及郑振铎先生,钱先生说,现在少有人知道,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郑振铎先生前后都是这个所的所长。他说,可惜振铎先生走得过早了。他和杨先生提醒我,明年(即1978年)是振铎先生因公殉难20周年。由于他们的提示,我才不忘向刚复刊的《文艺报》领导建议,在郑振铎先生因公殉难20周年之际,约请冰心老人写了《追念振铎》一文。郑振铎先生是冰心老人除同学之外在文艺界认识最早的一位朋友,又是福建长乐同乡,是她的“良师益友”。《追念振铎》是冰心写郑振铎的惟一一篇文章,弥足珍贵。事隔多年,还得补谢钱先生、杨先生二位。

我初次见到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待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原《文艺报》主编、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先生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些名家的稿子。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编辑部就在他老家对面,上班或下班前后,我不时去看望他,慢慢熟悉起来。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钱锺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听说钱先生正在潜心完成巨制《管锥编》,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说:别怕碰钉子,有人误以为他清高、傲慢,不对,他待人随和,钱锺书认真做学问,学识渊博,记性好,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励,我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见客厅东头书桌上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头靠近杨先生书桌旁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倒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藤椅上坐下了。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写文章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还是杨先生心思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和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也上来了。我静心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不时插话。钱先生那天所谈,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跟随他在书海遨游,他的饱学中西,贯通古今,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的谈话,使我感到少有的轻松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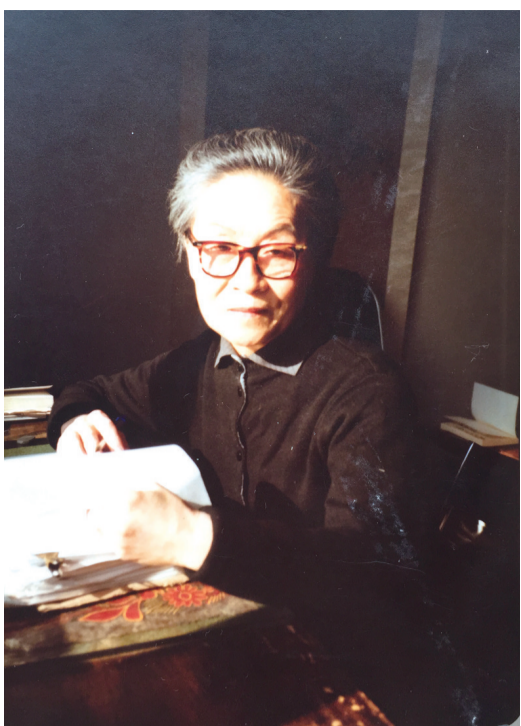
《梦的记忆》这个集子收入我的30来篇散文,都是写人抒情的。多半写的是一些令人难忘的文坛前辈,也有几篇是写自己逝去的年华。开头一篇写于1977年,最后两篇写于1987年2月,前后共10年。

1987年春天,有次去看望钱锺书和杨绛先生。钱先生开玩笑问我最近又有什么新著问世,我说正在编一本小书,书名叫《梦的记忆》,他听了微笑不语。我请他为我题签,他当即用毛笔写了。可惜,后来不慎丢失了。酷暑过去,心境也凉下来,我想起这个集子该交稿了。在一次电话问候钱先生安康时,顺便向杨绛先生提起了这个“不幸”。杨先生说钱先生正在病中,待精神稍好后再替我补写。可没两天就收到杨先生的信,附来了钱先生重题的书名,信中说:“锺书还没有全好,医院回来,上床之前,为你写了‘梦的记忆’四字。”

集子1990年3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收到样书,即时呈送给钱先生和杨先生。杨先生在电话中先说谢谢,道贺之类鼓励的话,并说我后记中称谓他们为老师,“我和锺书担当不起,以后称我们先生吧……”不几天,我



吴泰昌(左一)拜访钱锺书夫妇



80年代中期的杨绛 吴泰昌 摄



泰昌同志存照

图杨绛先生签赠给吴泰昌的初版作品

收到钱先生的信,写道:“泰昌兄:奉到惠赠新著,见抽书赫然在封面上,十分惭愧……先此报谢,必将细读。”钱先生又在信末加了一段话:“‘师’称谨璧。《西游记》唐僧在玉华国被九头狮子咬去,广目天王对孙悟空说,只因你们欲为人师,所以惹出一穷狮子来也!我愚夫妇记牢那个教训。一笑。”

看了钱先生后加的这段话,又回想起杨先生

的电话,多少了解谦虚的他们为何长期乐于接受他人给予的“先生”称谓了。这本是他们不愿自诩为“人师”的谦逊。杨先生病逝后,网上有许多疑问:为何称杨绛为杨先生?我的这点亲历说出来但愿对寻求答案的读者有点帮助。

钱锺书先生在学术界名声很大,是真正的大师,在文学界也是位德高望重、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少而精著称。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诗集《槐聚诗存》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赢得了广大读者喜爱,已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杨绛亦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研究者和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先在《广角镜》上连载,经过细心校改,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杨先生还特别说明,不是人家有排误,是她斟酌后的些许改动。该书甫一出版,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受称赞。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因(后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即刻以“于晴”的笔名在《文艺报》“新收获”栏目撰文称赞,热情推荐。杨绛为之感动,曾嘱我代向唐因致谢。1989年中国作协举办首届新时期(1978—1988年)全国优秀散文集评奖,10年仅评25部,冰心和唐因任评委会主任,1989年评出结果,杨绛的《干校六

记》荣登榜首,冰心老人曾向杨绛道贺。

钱先生1994年6月住院后,文学界与学术界都十分挂念他的安康。他也十分惦念他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朋友。199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1年之后召开的一次文学界大团结的盛会。文学界的一些老人因病不能出席。《文艺报》通过杨绛先生,请她和钱锺书先生联合向这次盛会说几句,时在病中的钱先生同意了。他通过《文艺报》“文坛前辈寄语五次作代会”专版,和杨绛先生联名题词:“向大家问好!祝大会成功!”这短短的两句话,是杨先生拟的,去医院念给钱先生听,钱先生首肯了,杨先生才来电话让我们去取。与会作家对钱先生的关心深为感动,想去看望他而又不忍惊动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新选出的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推荐“德高望重,曾对我国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我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一辈作家”担任中国作协各项名誉职务,钱锺书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作协顾问。

钱先生去世后,再去南沙沟,从来都是三人欢谈的情形永不再有,只有杨先生自己接待我,虽然她依旧豁达,甚至留下了爽朗大笑的镜头,但总觉得伤感。大约在2010年,又去拜访过一次杨先生,后因她年事已高,不便烦扰,那次相见就成了最后一面。

生活质感

烟花三月下扬州

□魏孝庭

提起从没去过的扬州,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想象的画面:温润的小溪如玉,穿过两排人家,溪流环佩叮当。还仿佛闻到从安逸娴静的闺阁里飘来的淡淡脂粉香气。当然,还有花树,一丛丛、一簇簇,花海柔美,绚如烟霞。映衬着小溪,映衬着伊人的面庞更加娇媚,牵动着诗人的情怀,氤氲荡漾。

对扬州的印象,是那种诗化了的生活——散漫柔婉,又不失清丽、精致,是佳人幽居、骚客流连的所在。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离农历的烟花三月还差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准备这次旅行了。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转换到别人待腻的地方。有人玩花赏月,也有人把旅行当作一场修行。上一次去九寨沟,湛蓝的湖水直接惊碎了我世界观的一角,并且好久都没有恢复过来。我期待的,是扬州的温柔,能让我收获水波般阵阵温婉、宁静的幸福。

“朱楼映日重晚眺,碧水含光滟滟长。”在酒店安顿好行李,下楼就看到那河边的凉亭柱子上的对

联,凉亭当中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淮南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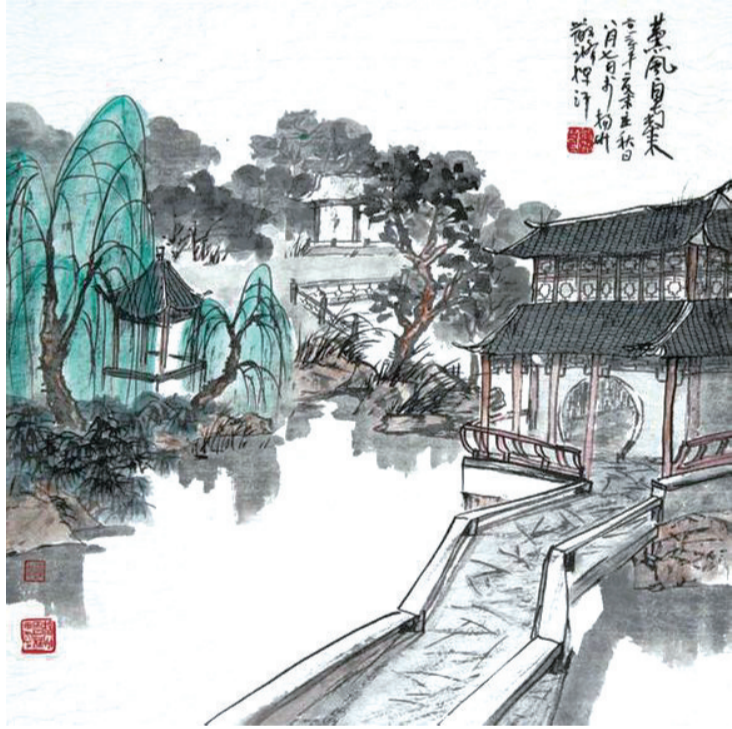
扬州,扬州。从河风吹来了满载着湿润水汽的风,河边的一树白花已经开好,像美人头上不经意间斜插着的玉簪,花树旁,弱柳扶风。这就是我初到扬州时拥入怀中的景象。河畔的一角,是慷慨丰沛的造物主在抛金撒玉,它撩动着我们心中的江南梦,于是纷纷拿起手机拍起照来。

傍晚逛了东关街。东关街是扬州城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以前不仅是扬州水陆交通要道,而且是商业、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威严厚重的城墙上,大书“东关”二字,两边有城墙延伸出去,颇有古朴庄重的气质。穿过厚厚的城门,街道古香古色,好不热闹。街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里面是一家一家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的小店铺。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再加上和风徐徐,让我直恨自己才疏学浅,无能以华辞赋之。

自恨之余,还要自嘲一下,自己正留着饥肠辘辘的好肠胃,打算放开肚子一品东关街上的特色小吃。东关街上的小吃真多呀:现打的麦芽糖、芝麻

牛皮糖、姜糖、酵母饼、皮包水……我们走在街上,远远就看见一家卖藕的小店门口排了好长的队,看着它这么有人气儿,我们也上前去凑个热闹。桂花糯米藕、藕粉圆,还有其他两种忘了名字的藕制品,一样各来了好几份。桂花糯米藕软糯鲜香、藕粉圆弹牙有嚼劲,内里的黑芝麻馅浓浓的,入口即化,好吃极了。除了各色小吃,东关街上还有扬州修脚的一把刀、谢馥春的香粉等等,这样的特色小店左一家、右一家,就这样堆砌出了一个小家碧玉的扬州来。买陶笛的店铺里有人吹着“故乡的原风景”,文艺小店打扮得时尚个性的美女游客,街角给人捏泥人像的小摊位……感觉,要浪漫得飘起来了。

来到瘦西湖,阴雨天气的湖水呈现碧绿色和烟灰色,缥缥缈缈的,难怪自古骚客流连。静女其姝,宛在水中汀。湖中有小片的陆地,可惜不能登上,不然,我也有幸做一回《诗经》里的静女了。湖畔的花开得烂漫,花在枝头春意闹,一片片、一簇簇的,像极了天际的云烟,在极富诗意的湖畔氤氲开来。花开满树,这花也落了一地,远远望去,如火如荼。掉在地上的花瓣被我们用袋子拾了一袋,倒在宾馆的浴池里,红色的花瓣在浴池里漂亮极了,泡了一个奢侈的花瓣澡。而在个园和何园,喜欢树木的我拍了许多张拥抱大树的照片,拥抱大树的感觉是安心与幸福。扬州之旅,收获满满是平静的温情和幸福。



扬州园林国画 严璐作

原上草 第278期

广告

好作品让生命发光

- 精选头条 非虚构 露理士一生的情爱实验... 戴潍娜
小说 实力短篇 一个和四个(短篇小说)... 江洋才
散文 新写实 文丞相的伶仃洋... 郑集思
90后推荐90后 人骨相思知不知(短篇小说)... 陈不染(女)
同文馆 佳思地七十七号(短篇小说)... [美国]度谦
跨界 从剧本到银幕... 宋方金
手稿 麦地(长诗)... 雨田
汉诗 短制 池莉的诗... 池莉
民间诗刊档案 《反克26°》... 顾北巴客等

社长:杨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一六年第六期总第六百八十一期要目

- 文史杂俎 万寿邮票上的甲午风云(外一篇) 乔忠延
愤青也能成神仙(外一篇) 杨闻宇
随笔 王三堂随笔(之三) 王三堂
一颗牙齿的疼痛 李明芳
慢里乾坤大 吴昕瑞
读书妙用论 李绪政
人生风景线 孙子的旺叔 刘兆林
她、“十八盘”和一支小曲儿 李登建
亲情人间 冬天的忏悔 蒋新
友人正鹏 马蓉炜
烛窗心影 天地恩典 许松涛
达活泉走着 古柳
美的园林 瓦,志在高天(外一篇) 张金凤
哪里是仙境 郭戎格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河南上蔡) 柳书波
书香伴我过大年 赵炯
与书结缘 查一路
千字文 共赴一朵花的邀约 查一路
三墩古镇 高家村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欢迎订购 欢迎赐稿

西部 WEST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2016.6 目录

- 西部头条·西部中国小说联展(九) 抵达... 张存学
模糊的狼... 王族
小说天下 边境... 杨方
猫... 戴文普
没完没了... 崔胜利
一首诗主义 笨水 李娟 马培松等
跨文体 显影液(散文诗)... 章德益
来历不明的生活... 王爱
青春鸚鵡(外一篇)... 李鲁平
涅槃马牙山... 刘力坤
维度 萤火时代的两个精神样本... 霍俊明
诗,在思的路上... 沙马
周边 法语诗人八家(何家译诗)... 阿蒂尔·兰波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金钱与上帝... 远人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0991-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微信号:xibuweixi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wmxibu2010

邮购启事

2015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本报零售价:每份1.0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 六层文艺报社
邮政编码:100125
收款人:吴晨
联系电话:010-65046620